

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实践及其局限性^[1]

王旭 胡二杰

【内容提要】印度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在后冷战时期表现较为突出。它不仅为国际维和提供了大量人力，也在宣扬维和理念、建设维和制度、开展维和合作等方面有所建树。印度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力主要出于以下战略考量：塑造大国形象、助力实现“入常”梦想；借鉴外军理念、发展自身军事能力；介入中东非洲事务、拓展海外利益等。另一方面，印度的维和实践也显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不断表现出的利己主义倾向、根深蒂固的地区霸权理念以及时有暴露的维和能力短板等。展望未来，印度将继续保持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但其以维和人力贡献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模式恐难以长期维系。

【关键词】联合国 维和行动 印度外交 印美关系

【作者简介】王旭，大连交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留学生部讲师，法学硕士；胡二杰，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3) 03-0121-24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美国调整对外战略背景下中国塑造周边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1VMG007）的子课题“新时代南亚印度洋方向安全态势与我战略运筹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和平与发展》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作者负责。

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是《联合国宪章》中阐明的联合国主要使命之一。在执行这一使命过程中,维和行动是使用最普遍的有效手段之一。1948年5月—2023年2月,联合国先后部署实施了71项维和行动,其中58项系1988年以来开展的;目前运行的维和行动有12项,有来自121个国家的8.69万维和人员参与。^[1]

作为其“有声有色”大国梦的一部分,印度对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表现出持续的热情,这一点在后冷战时期尤为突出,近年来更被莫迪政府视为塑造印度领导型大国(Leading Power)^[2]形象的重要方式。由于印度在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与维和表现,曾被赞誉为“对《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价值观以及为维和行动献身之承诺的典范”。^[3]2021年1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Jean-Pierre Lacroix)对印度的维和贡献表示感谢:“印度是我们在所有领域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政治支持、能力支持与维和参与”。^[4]2022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专程

[1] 联合国现役的12项维和行动是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MINURSO)、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MINUSCA)、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MONUSCO)、驻戈兰高地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DOF)、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UNFICYP)、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UNISFA)、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南苏丹特派团(UNMISS)、停战监督组织(UNTSO)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观察组(UNMOGIP)。另有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UNSOM),仅负责非盟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后勤支助,通常不纳入统计。参见UNPK,“Peacekeeping Operations Fact Sheet,” February 28, 2023,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peacekeeping_missions_fact_sheet_february_2023.pdf。

[2] C. Raja Mohan, “Making India a ‘Leading Power’,” April 6, 201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8/23/india-as-leading-power-pub-64705>。

[3] TDP News Desk, “Guterres says ‘Dhanyawaad’ for India’s enormous contribution to UN, peacekeeping,” May 25, 2019, <https://thedawnlitpost.com/2019/05/guterres-says-dhanyawaad-for-indias-enormous-contribution-to-un-peacekeeping/>。

[4] PTI,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for More Cooperation with India: UN Peacekeeping Chief Jean-Pierre Lacroix,” November 22, 2021,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world/2021/nov/22/there-is-great-potential-for-more-cooperation-with-india-un-peacekeeping-chiefjean-pierre-lacroix-2386649.html>。

访印以庆祝印度与联合国建立伙伴关系 75 周年时，也充分肯定了印度在维和等领域的贡献。^[1]

一直以来，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印度战略界、学界以及西方一些印度问题专家颇为关注的议题。印度军方智库联合军种学会（USI）对此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近年来尤为关注联合国和平行动所面临的挑战、改革趋势及其对印度的影响。2021 年以来，联合军种学会与另一智库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ICWA）合作举办系列维和专题研讨活动，成果见诸《印度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等著述，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2]相比之下，印度学界及一些西方印度问题专家的研究视野则更为宽泛^[3]，比如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将参与国际维和置于印度军事外交的大框架下进行历史考察；卡比兰·克里希纳萨米（Kabilan Krishnasamy）等对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的主要动机及挑战进行剖析；扎卡里亚·曼皮利（Zachariah Mampilly）等聚

[1] António Guterres,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o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India and the UN on India’s 75th anniversary,” October 19, 2022,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22-10-19/secretary-generals-remarks-the-partnership-between-india-and-the-united-nations-india%E2%80%99s-75th-anniversary>.

[2] A.K. Bardalai and Pradeep Goswami, *India and UN Peace Operations*, New Delhi: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 2021.

[3] Kabilan Krishnasamy, “The Paradox of India’s Peacekeeping,”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12, No.2, 2003, pp. 263–280; Kabilan Krishnasamy, “A Case for India’s ‘Leadership’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2–4, 2010, pp.225–246; C. Raja Mohan,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Operations,” SIPRI Insights on Peace and Security, No. 2013/3, April 2013,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insight/SIPRIInsight1303.pdf>; Yeshi Choedon, “India’s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volvemen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51, No.1–4, 2014, pp.16–34; Mischa Hansel & Miriam Möller, “House of cards? India’s rationales for contributing to UN peacekeeping,”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26, Issue 2, 2014, pp.141–157; Montgomery Blah, “India’s Stance and Renewed Commitment to UN Peacekeeping,” *Strategic Analysis*, Vol.41, No.3, 2017, pp.257–272; Zachariah Mampilly, “Shifts in Global Power and UN Peacekeeping Performance: India’s Rise and Its Impact on Civilian Protection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117, No.467, 2018, pp.171–194; Lara Klosek, “‘Training for Peace’ – a Universal Practice? How Micro Processes are Impacting the Likelihood of an EU–India Cooperation in Peacekeeping,” *European Security*, Vol.29, No. 4, 2020, pp. 506–523.

焦于印度在非洲的维和实践及影响等；劳拉·克洛塞克（Lara Klosssek）则对欧盟与印度开展维和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不少研究成果颇具启发性，但其中亦不乏过誉之辞。该议题亦引发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对近年来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尚嫌不足。^[1]本文意在通过对该议题的进一步发掘，描绘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全貌，阐释印度利己主义取向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宗旨、印度地区霸权主义理念与联合国多边主义立场、印度大国梦想与有限能力等多组矛盾，并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实践

印度自诩为“全球性维和者”^[2]，这体现在它不仅为国际维和提供了大量人力，同时也在宣扬维和理念、建设维和制度、开展维和合作等方面有所建树。

（一）为国际维和提供大量人力资源

一直以来，印度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甚至将“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擢升为与“保卫印度领土完整、受到外国攻击时保卫国家、民间遇灾时提供救援”并列的印度武装力量四项主要任务之一。^[3]印度学者认为，

[1] 相关论文参见时宏远：《论印度在非洲的维和行动》，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5期；沈德昌：《印度与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载《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3期；张贵洪：《印度的国际组织外交》，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

[2] 关于印度是“全球性维和者”（global peacekeeper）的提法可见于印度一些维和问题研究者的著述。参见 M.H. Faridi, “India’s Role in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90s,”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9, No.3, July-Sept. 2008, pp. 577-584; Kabilan Krishnasamy, “A Case for India’s ‘Leadership’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2-4, 2010, pp.225-246。

[3] Tariq M. Asharaf, “Doctrinal Reawakening of the Indian Armed Forces,” November-December 2004, <https://www.slideshare.net/amitabha.ghosh/redoctrinisation-of-the-indian-armed-forces>.

这一情结部分源于英印帝国时期留下的所谓“国际主义军事传统”——印军曾参与 19 世纪英帝国的“维稳行动”并积累了一定的反恐平叛经验，因此“其继承国成为战后国际维和行动的最大参与者也就不足为奇”。^[1]而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初动力据称来自开国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拥有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尼赫鲁曾呼吁通过联合国来实现和平，并强调印度要做“负责任的国家”。^[2]

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1956 年，印军首次派步兵营参与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 I），后者负责监督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从埃及领土撤军，并维系阿以停战。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多边和平行动激增，联合国向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人力密集型军队寻求支持，而此时在国际社会较为孤立的印度亦有意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来改善自身处境。因此，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印度先后向莫桑比克、索马里、卢旺达、安哥拉、塞拉利昂、刚果（金）和苏丹/南苏丹等国均派出了数以千计的维和人员，并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是联合国第一大出兵国。2007 年后，印度参与维和行动的人数开始下降，但总体规模仍然可观。2015 年 9 月，莫迪总理在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时曾表示，“印度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承诺依然坚定，并将进一步加强”。^[3]

据统计，自印度 1947 年 8 月独立至 2022 年 9 月，印度政府先后派出超过 25 万人次参与联合国 49 项维和任务，是累计派员数量最多的国家，有十余人次担任过维和特派团部队总司令等高级职务；共有 177 名印度维

[1] C. Raja Mohan, “India’s Military Diplomacy: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ISAS Working Paper, No.190, June 13, 2014, https://www.files.ethz.ch/isn/181075/ISAS_Working_Paper_190_-_India's_Military_Diplomacy_13062014161354.pdf.

[2] T. Ramakrishna Reddy, *India’s Policy in the United Nations*, Rutherford: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91–94.

[3] Narendra Modi, “India’s commitment to UN Peacekeeping remains strong and will grow,” September 28, 2015, <https://www.narendramodi.in/statement-by-prime-minister-at-the-summit-on-peace-operations--356824>.

和人员在行动中牺牲，在出兵国中伤亡人数最多；印度维和部队担负着多样化的任务，在工程、医疗等领域表现较好。^[1]截至2023年2月，印度在役、着制服维和人员有6090名，其中包括男性5960名、女性130名，在全球约7.5万着制服维和人员中占比8%，是第三大出兵国（紧随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之后）。印度参与了联合国现役12项维和任务中的9项，其中在刚果（金）、南苏丹、黎巴嫩、阿卜耶伊和戈兰高地的5项行动中均部署有成建制的维和部队，军警人数分别是1971人、2426人、894人、590人和200人；在塞浦路斯、中东、西撒哈拉和中非等地也部署了少量维和人员。

印度政府认为，本国通过维和实践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一是利用联合国维和行动确保冲突地区向和平的政治局势过渡；二是通过鼓励和指导受援国国家治理机构来强化建设和平活动；三是在维和一线保护陷入国内冲突的当地平民。^[2]

表1 印度派遣成建制部队（警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览表^[3]

	时间	维和地点	印方派遣的成建制部队
1	1956—1967	中东	1个步兵营和若干支援部队
2	1960—1964	刚果民主共和国	2个步兵旅和1个飞行中队
3	1992—1993	柬埔寨	1373名陆军军人

[1] UN, “India: A long and Deep Tradition of Contributing to UN peacekeeping,” July 2018, <https://news.un.org/en/gallery/541602>; Indiatimes,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need exit strategy from very inception: India,” September 7, 2022,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dia/un-peacekeeping-missions-need-exit-strategy-from-very-inception-india/articleshow/94056481.cms>.

[2] Asoke Kumar Mukerji, “UN Peacekeeping: India’s Contributions,” November 8, 2019, https://www.mea.gov.in/articles-in-indian-media.htm?dtl/32014/UN_Peacekeeping_Indias_Contributions.

[3] 本表仅统计印度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成建制部队（警队）的情况，具体人数时有增减，不包括印方仅派出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维和单警及专家等的维和行动，也未纳入有印度部队参与、但未获联合国官方认可的行动，如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行动。

	时间	维和地点	印方派遣的建制部队
4	1992—1994	莫桑比克	2 个工兵连、1 个司令部直属连、1 个后勤连
5	1993—1994	索马里	1 个陆军旅、4 艘海军舰艇
6	1994—1996	卢旺达	1 个步兵营、1 个信号连、1 个工兵连
7	1989—1999	安哥拉	1 个步兵营、1 个工兵连
8	1999—2001	塞拉利昂	2 个步兵营、2 个工兵连、1 个快反连、 1 个陆航分队、1 个医疗分队
9	2006—2008	埃塞俄比亚 – 厄立特里亚	1 个步兵营、1 个工兵连、1 个预备役连
10	2007—2016	利比里亚	2 支维和警队
11	2008—2019	海地	3 支维和警队
12	1998—	黎巴嫩	1 个步兵营、1 个二级医院
13	2005—	刚果民主共和国	1 个加强步兵旅（辖 4 个步兵营）、 1 个陆航分队、1 个三级医院、2 支维和警队
14	2005—	苏丹 / 南苏丹	2 个步兵营、1 个工兵连、1 个信号连、 1 个二级医院
15	2006—	戈兰高地	1 个后勤营
16	2022—	阿卜耶伊	1 个步兵营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参见 Gayasree Ramesh Behra, “A Study on India’s Contribution to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Vol.6, No.2, 2018, pp.213–216; UN, “Contribution of Uniformed Personnel to UN by Country, Mission and Personnel Type,” February 28, 2023,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03_country_and_mission_59_february_2023.pdf.

（二）开展国际维和合作，发展维和伙伴关系

长期的维和实践使印度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维和经验和比较完善的培训体系，对有志于此的发展中国家颇具吸引力。2000 年，印度国防部、外交

部和陆军部三方合作，在新德里成立“联合国维和中心”，意在通过提供国内、国际维和培训，打造印度长期维和经验的“储存库”，以及与他国分享维和经验、理念的平台。除针对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分队指挥官的通常业务课程外，其开设的非洲伙伴维和课程、女军官课程等也颇受好评。截至2018年12月，该机构共培训了来自95个国家的1378名外国军官。该机构还代表印度参加国际维和培训中心协会，印度曾在2005—2016年期间担任该协会主席国。^[1]在新冠疫情期间，该中心仍以在线培训等方式开展国际维和交流。^[2]

此外，国际维和成为印度拉近与欧盟、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以及亚非国家关系的抓手。欧盟2018年《关于印度的战略》以及欧盟理事会相关报告都明确提出，欧盟有兴趣推进与印度在联合国维和培训领域的合作。^[3]2018年，国际红十字会与印度就“维和行动中的平民保护问题”召开国际研讨会，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与会。2018年7月访非时，莫迪总理阐述了印度与非洲交往的十项原则，其中就包括增进在维和等领域的合作。2019年3月，印度与17个非洲国家举行了首次代号为“Afindex-19”的维和实兵演练，致力于促进非洲国家的维和能力建设。2020年11月，由印度捐建的印度—哈萨克斯坦联合维和室在哈国防部维和训练中心正式启用。2023年4月，印度与孟加拉国签署关于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和训练合作的实施协定。^[4]

新世纪以来，伴随美印关系升温，美国成为印度最重要的维和合作伙

[1] Manekshaw Centre,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tegrated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December 17–21, 2018, <http://icrcndresourcecentr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UNPK-Report-all-pages.pdf>.

[2] Alex Becker Marketing, “UN peacekeeping online courses,” March 12, 2022, <https://alexbecker.org/marketing/un-peacekeeping-online-courses/>.

[3] Lara Klossek, “Joining Hands in the Training of Peacekeepers – What prospects for EU–India cooperation?” June 2020, https://globalindia.eu/wp-content/uploads/2020/06/Policy_Brief_Klossek-1-1.pdf.

[4] PTI, “Bangladesh Army Chief holds wide-ranging talks with India’s top military brass,” April 27, 2023, <https://www.brahmand.com/news/Bangladesh-Army-chief-holds-wideranging-talks-with-Indias-top-military-brass/19834/1/10.html>.

伴之一。2011年3月，两国恢复了联合国维和联合工作组的工作，并原则上同意在11个维和及相关领域展开合作。同年7月，美国国务院发布“21世纪安全伙伴关系”声明，强调美印双方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维和人员的任务授权基于现实且能够实现、获得足够资源以及确保其成功所需的支持。^[1]印美两国由此开启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国际维和合作。

非洲地区是印美开展国际维和合作的重点地区之一。2016年6月，印美领导人就联合国维和峰会的成功召开发表联合声明，承诺通过共同举办“联合国非洲伙伴维和课程”，强化参与第三国联合国维和能力的建设工作。^[2]2016—2019年期间，两国共同举办了数期“联合国非洲伙伴维和课程”，培训时间为2—3周，培训对象以非洲维和出兵国官员为主。该课程在印度联合国维和中心举办，由美国“全球和平行动倡议”资助。2017年底，美印两国还组成培训小组，不囿于固定培训场所，在非洲各地开展机动培训，主动“送学上门”。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印美开始寻求与印太地区伙伴拓展维和合作。越南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国，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方面得到了印美的大力支持。2016年，越南国防部与印度外交部就联合国维和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3]此后，印度为大批越南军人提供维和培训，与越方分享维和经验。2020年，印越两国签署了关于加强联合国维和的双边协议，并在此后着力推进落实。^[4]美国也以“维和”为名，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urity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19, 2011, <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ps/2011/07/168744.htm>.

[2] U.S. White Ho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Enduring Global Part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June 7,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6/07/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india-enduring-global-partners-21st>.

[3] VNA, “India helps train Vietnam UN peacekeeping force,” December 5, 2017, <https://en.vietnamplus.vn/india-helps-train-vietnam-un-peacekeeping-force/122832.vnp>.

[4] VNA, “Vietnam, India forge cooper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June 18, 2021,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india-forge-cooperation-in-un-peacekeeping/203265.vnp>.

培养越军参与海外行动的能力，通过解除武器禁运等方式支持越南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美印维和合作的牵头机构，美国国务院对两国在国际维和领域的合作赞赏有加：“持久的维和合作充分说明了美印安全伙伴关系的力量，以及我们对维护联合国理念的共同承诺。”^[1]

（三）宣传自身维和理念，建设维和相关制度

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长期参与促使印度重视维和理论的研究，在构建和宣传自身维和理念方面颇具特色。印度军官里克耶（Iit Jndar Rikhye）曾出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的军事顾问，对中立、同意、自卫的“维和三原则”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不断阐释自身的维和理念，例如：国际社会须正视维和行动的性质、作用正在发生迅速变化；安理会对维和行动的授权需要植根于现实，并与为之提供的资源相关联；出兵国应充分参与任务规划的全过程；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于冲突后的和平重建。^[2]印度原则上支持在维和行动中限制武力的使用，而印方维和人员也在实践中尝试执行强制和平行动。2013年，印度向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以下简称“联刚稳定团”）部署了首支进攻性战斗部队“武力干预旅”，负责解除当地武装团体的作战能力，其因“以空前力量开展行动”而受到称赞。^[3]

近年来，扩大女性维和作用、维护女性权益等理念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的重要方向。印度对此表示高度赞同并积极呼应。2007年，印度向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派出了联合国首支成建制女子维和警队；2017年，印度达到军事观察员中女性占比15%的目标；同年，印方签署加入联合国秘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India: FACT SHEET,” July 21, 2020,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india/>.

[2] Permanent Mission of India to the UN, “India and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December 2017, <https://www.pminewyork.gov.in/pdf/menu/49151pkeeping.pdf>.

[3] Abhijnan Rej, “India, Africa and the Future of Peacekeeping,” May 28, 2019, <https://www.africaportal.org/features/india-africa-and-future-peacekeeping-part-i/>.

书长关于承诺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SEA）的自愿倡议^[1]，并成为首个资助受害者专项信托基金的国家。2020年8月，印度与印尼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妇女更全面、有效参与维和行动的安理会提案。同年12月，印度外长出席联合国会议时表示，印度将为联合国提供更多女性维和人员，并在规定时限内达成目标。^[2]2023年1月，印度向阿卜耶伊派出了该国首支女子维和步兵排。

印度在建设联合国维和相关制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2021年8月，印度利用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之便，推动通过了两份关于维和问题的文件。一是关于“追究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犯罪的责任”的决议。它由印度起草、联合国80多个成员国共同提出，是一项关于“保护保护者”的联合国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维和人员安全问题的关注和维护。二是关于“维和技术伙伴关系”的主席国倡议。倡议指出，联合国维和人员部署在日益恶化和复杂的政治、安全环境中，“强调利用现有技术工具，通过提高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以提升维和特派团及其一线维和人员的态势感知能力”。印度与联合国签署了支持该倡议的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印度联合国维和中心与联合国C4ISR和平行动学院作为该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构。与之相配合，印度于2021年度宣布推出“联合感知平台”，旨在提供地理信息和提升维和人员的态势感知能力。^[3]此外，印度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长期成员，积极参与该机制的各项重要活动，“印度的参

[1] 《在联合国行动中预防和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秘书长领导班子成员集体声明》，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preventing-sexual-exploitation-and-abuse/zh/content/collective-statement-members-secretary-general-circle-leadership>。

[2] ANI, “India Believes More Women in Peacekeeping Means More Effective Peacekeeping: MEA Secretary Vikas Swarup,” December 25, 2020, <https://www.aninews.in/news/world/asia/india-believes-more-women-in-peacekeeping-means-more-effective-peacekeeping-mea-secretary-vikas-swarup20201209024205/>.

[3] AIR News, “EAM S Jaishankar Announces India’s Support to UN in Roll out of UNITE AWARE,” August 19, 2021, <https://newsonair.com/2021/08/19/eam-s-jaishankar-announces-indias-support-to-un-in-roll-out-of-unite-aware-a-technology-platform-for-peacekeeping-missions-2/>.

与证明了它对此问题的一贯兴趣，并希望在最有影响力的维和全球治理论坛中影响维和机制的工作”。^[1]

二、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动力

既有研究表明，各国之所以向联合国提供维和兵力，源于相互交织的不同动机及制约考量，包括其军队规模、承担义务、伤亡风险、对联合国任务的信念、国家富裕程度和经济回报等因素。出兵国大多是相对贫穷、拥有庞大军队且承担较小义务的国家。^[2]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单凭纯粹的经济回报难以解释印度的维和行为，其背后显然有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动机。^[3]印度之所以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为了在全球政治中谋求更重要的角色，即藉此来塑造大国形象，从而助力其实现世界大国梦想；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维和来观摩和了解外军，以获得海外军事行动经验；参与中东和非洲的维和行动，则有助于印度在这些地区进一步拓展海外利益。至于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则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印度一直未能从其维和努力中汲取足够的政治资本，而且其多年来的参与只是出于“惯性”，而非“有意识的战略选择”。^[4]

（一）塑造大国形象，助力实现“入常”梦想

印度不仅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而且努力宣扬自身贡献，其首要

[1] Believers IAS Academy, “India and Peacekeeping,” February 19, 2022, <https://believersias.com/india-and-peacekeeping-2/>.

[2] Vincenzo Bove and Leandro Elia, “Supplying Peace: Participation in and Troop Contribution to Peacekeeping miss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8, Issue 6, 2011, pp. 699–714.

[3] Zachariah Mampilly, “Shifts in Global Power and UN Peacekeeping Performance: India’s Rise and Its Impact on Civilian Protection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117, No.467, 2018, p.177.

[4] Abhijnan Rej, “India, Africa and the Future of Peacekeeping,” May 28, 2019, <https://www.africaportal.org/features/india-africa-and-future-peacekeeping-part-i/>.

目标就是塑造大国形象、在联合国获得足够的代表性，从而助力“入常”梦想的实现。冷战期间，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印度参与维和的主要关切是促使联合国保持中立，以此为不结盟国家争取话语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国力的迅速增长，自视甚高的印度宣称要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而“冷战结束后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扩大的辩论，为印度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和平行动提供了政治动力，希望藉此增加印度获得安理会席位的机会”。^[1]

近年来，印度“争常”的脚步更是呈现加速状态。莫迪政府将“入常”视为其领导型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利用各种多边和双边场合积极发声谋求支持。国际维和被印度视为其对联合国贡献最多的领域之一，也是印度在联合国体系内谋求更多影响力乃至“入常”的重要工具。故而，“不难理解印度外交官和军官强调他们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除其他因素外，印度入常的要求也有赖于此”。^[2]2021年末，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宣介印度本年度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多项成就、尤其是维和领域的成就时，强调“我们的表现再次表明世界需要印度获得常任理事国的席位”。^[3]

（二）介入中东和非洲事务，积极拓展海外利益

印度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极力突破传统地缘政治藩篱，向外拓展发展空间和战略影响，中东和非洲地区成为其重点经略的地域。回顾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不难发现中东和非洲地区一直是其维和的重点地

[1] A. Bullion, “India an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4, No. 1, 1997, pp. 98-114.

[2] Anit Mukherjee, “At the crossroads: India and the future of U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October 20, 2015, <https://csep.org/books-chapters/at-the-crossroads-india-and-the-future-of-un-peacekeeping-in-africa/>.

[3] AKIPRESS, “Performance at UN Security Council Shows World Needs New Delhi at the Table Permanently: India,” January 3, 2022, https://akipress.com/news/666589:Performance_at_UN_Security_Council_shows_world_needs_New_Delhi_at_the_table_permanently__India/.

区。目前,印度维和人员部署最多的地方仍是非洲的刚果(金)、南苏丹和阿卜耶伊以及中东的黎巴嫩和戈兰高地。这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分布特点有关,但也是印度有意选择的结果。

中东和非洲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与古代印度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也是当代印度日益重要而潜力巨大的能源产地、侨民聚居地、贸易市场和投资目的地。莫迪政府执政后,向西提出“西联”战略(Link West),推动“季风计划”(Monsoon Plan)和“亚非增长走廊”倡议(AAGC),积极拓展在中东、非洲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存在和影响力。^[1]与政治、经济和外交攻势相呼应,印度通过大规模参与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介入这些地区的国际事务,以提升印度在相关问题上的话语权、强化印度在维和行动东道国及所在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助力印度进一步开展军事外交和拓展海外利益。曾担任联合国要职的印军退役将领阿萨纳(S. B. Asthana)坦言:“我们需要在世界某些地区拥有战略足迹,因为我们在这些地区拥有战略、经济、能源和多边利益。我们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实现增长。我们还需要建立印度侨民的信心,他们在世界各地工作,受到各种骚乱的影响。部署维和部队可能是手段之一。”^[2]

(三) 借鉴外军理念,发展自身军事能力

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采用美西方国家的军事指挥和运行体系,当今全球主要军事强国和印度的不少邻国都参与其中。因此,印军(尤其是印度陆军)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观摩和了解外军的窗口及锻炼本国军队的重要平台,其目的有三:一是希望通过近距离观摩、了解和接触参与维和

[1] 张力:《日益扩展中的印度海外战略布局》,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期,第29-36页。

[2] S. B. Asthana,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Relevance and Indian Contribution?” *Journal of the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 Vol. CXLIV, No. 597, July-September 2014.

行动的军事强国，获得先进的军事理念和现代战场经验；二是向参与维和行动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展现自身军事能力，并借此加深与相关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三是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周边邻国的维和部队“同台竞技”，藉此在多边舞台观察对手、提升印军能力。此外，联合国对维和人员及装备的财政补偿也是印方的重要动力之一。联合国具有比较成熟的维和经费筹措机制，并按照定期调整的统一标准对出兵国提供的维和人员、装备和支助服务进行偿还，每年此项支出约为 30 亿美元。^[1]印度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持续大规模参与，为其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经济收入，有助于其维持一支人力密集型军队。以 2018—2019 财年为例，当年印度派出 6700 余名维和军警，按照年人均约 1.7 万美元的联合国偿还标准，印度可获得维和人员偿还款约 1.14 亿美元，此外装备偿还款也有数千万美元，扣除其当年应缴联合国会费 1791 万美元以及维和摊款数百万美元，印度通过参与维和行动能够创收上亿美元。^[2]

三、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印度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不断显露的利己主义倾向、根深蒂固的地区霸权理

[1] UNPK, “Deployment and Reimbursement,” 2023, <https://peacekeeping.un.org/zh/deployment-and-reimbursement>.

[2] UN, “India and the UN: Celebrating 70 years of invaluable service to the cause of peace,” August 2018,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8/08/1016322>; UN, “General Assembly Adopts 25 Draft Resolutions from Fifth Committee Reports, Agreeing to Key Management Reforms, Financing of Peacekeeping Missions,” July 5, 2018, <https://press.un.org/en/2018/ga12039.doc.htm>; UN, “Assessment of Member States’ advances to the Working Capital Fund for the biennium 2018–2019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United Nations regular budget for 2018,” December 29, 2017, https://archive.globalpolicy.org/images/pdfs/images/pdfs/ST_ADM_SER.B_973_E.pdf.

念以及时有暴露的维和能力短板等。印度的一些做法不仅难以增进其国际影响力，反而会对维和行动的使命宗旨以及印度的声誉造成伤害。

（一）利己主义取向不断显露，有悖联合国维和行动宗旨

联合国维和行动旨在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其力量源于《联合国宪章》赋予的合法性以及提供宝贵资源的参与各方。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曾指出：“维持和平行动象征着全世界对和平的向往，也体现着这一意愿的公正性和实际性。”^[1]如前所述，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动机，其浓厚的利己主义政治算计难免会为维和行动的高尚使命蒙上阴影。进入新世纪后，印度赋予维和行动越来越多的政治意涵，希望借此来提升其在国际安全和治理中的话语权及影响力。当印方诉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时，有时不惜以激烈的对抗性方式表达意见，而较少顾及维和行动的成效以及东道国人民的福祉，这与联合国维和的宗旨相悖。以印度累计投入人力最多的刚果（金）维和行动为例。2011—2012年度，印度曾利用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之机，发起关于维和的安理会公开辩论，要求出兵国在设计未来维和任务时获得更大发言权，并以撤回印度在联刚稳定团部署的部分力量为要挟。印度指责英、法、美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基于自身利益，选择性开展维和行动，且未向参与行动的各方提供足够资源。^[2]由于其改革倡议未获有效回应，印方旋即减少对联刚稳定团的支持，并终止旨在改善维和人员与当地民众关系的改革，导致短期内该维和行动绩效下降、刚果（金）

[1] UN, “NOBEL PEACE PRIZE 1988 –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s,” 2003, <https://www.un.org/en/about-us/nobel-peace-prize/un-peacekeeping-1988>.

[2] Sushant Singh, “UN Peacekeeping: Between Words and Deeds, The Interests of Nations,” *The Indian Express*, October 6, 2015,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un-peacekeeping-between-words-and-deeds-the-interests-of-nations/>.

平民伤亡人数上升。^[1]

2014 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印度将参与联合国维和进一步政治化，其表现有三：一是印度政府将之作为政治筹码，在联合国机制中与既有大国进行角力。印方表示，“除恶化的维和环境外，对其参与维和行动的更大挑战源于印度无法作为常任理事国参与关于维和部队部署的安理会决策”。^[2]二是因“入常”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印度不时借维和议题表达对联合国改革僵局的不满。2016 年，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抱怨安理会较少与出兵国协商，声称“安理会目前的结构和工作方法与现实脱节”，希望“不经过一场灾难性危机就能促进根本性变革”。^[3]三是某些印度精英人士不断质疑参与国际维和的必要性：“如果印度需要展示自己的肌肉，炫耀自己的实力，或者我们的外交想要大摇大摆地做自己的事情，那就应该在邻近地区做。在那里，它的命令可能会发挥作用，至少会给一部分公民带来一些好处。而不是在地球的另一端，非洲的某个偏远角落”。^[4]

此外，近年来，莫迪政府将维和合作当作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防务关系的重要抓手之一，有意借维和科目演练之名向邻国炫耀武力。2022 年 11 月，美印两国在印度北部边境邻近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举行“准备战争”联合军演，演习的名义科目包括维和行动合作及人道主义救援等，

[1] Zachariah Mampilly, “Shifts in Global Power and UN Peacekeeping Performance: India’s Rise and Its Impact on Civilian Protection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117, No.467, 2018, pp. 171–194.

[2] Asoke Kumar Mukerji, “UN Peacekeeping: India’s Contributions,” November 8, 2019, https://www.mea.gov.in/articles-in-indian-media.htm?dtl/32014/UN_Peacekeeping_Indias_Contributions.

[3] Cedric de Coning, Metjea Peter,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51–52.

[4] C. Raja Mohan, “India’s Military Diplomacy: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ISAS Working Paper, No.190, June 13, 2014, https://www.files.ethz.ch/isn/181075/ISAS_Working_Paper_190_-_India's_Military_Diplomacy_13062014161354.pdf.

而实际上是在制造紧张局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该演习“违反了中印双方签署的1993年和1996年有关协定精神^[1],不利于中印两国之间的信任”。^[2]印方此举无疑是对维和概念的滥用和扭曲。

(二) 地区霸权理念根深蒂固,有悖联合国多边主义立场

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多边主义的象征和核心,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以多边方式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机制。印度虽多次表态支持联合国的多边主义立场,但触及到本国利益时,却无法做到言行一致,屡次采取单边行动以维护自身霸权,其地区霸权理念可谓根深蒂固。1987年,印度以“维和”之名出兵斯里兰卡,最多时兵力达到10万之众,最终却因陷入游击战的泥潭而被迫撤军,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从冷战时期的“英迪拉主义”到后冷战时期的“古杰拉尔主义”,再到当前的“莫迪主义”,印度一直试图主宰南亚次大陆,反对外部力量进入南亚^[3],甚至反对联合国在南亚开展维和行动。印度学者坦陈:“印度次大陆可以说是全球最暴力和最不安全的地区,但联合国克什米尔维和行动却不在印度的议程上。”^[4]1949年以来,南亚是联合国监督印巴在克什米尔停火的维和试验区之一。然而,与巴基斯坦希望能执行相关安理会决议的立场不同,印度拒绝所有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努力,并强烈反对第三方调

[1] Rishi Lekhi and Manish Swarup, “India, US armies hold exercises close to China border,” November 29, 2022, <https://abcnews.go.com/US/wireStory/india-us-armies-hold-exercises-close-china-border-94139069>.

[2] 中国外交部:《2022年11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2022年11月30日, 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11/t20221130_10983226.shtml。

[3] 戴永红、张婷:《印度南亚援助政策的理念、实践与趋势:从“古杰拉尔主义”到“莫迪主义”》,载《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第73-105页。

[4] Kabilan Krishnasamy, “A Case for India’s ‘Leadership’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 2-4, 2010, pp. 241.

解克什米尔争端，这与印度在其他地区的许多国际冲突中支持联合国介入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政府长期对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以下简称“印巴观察组”）^[1]持排斥态度，近年来表现尤甚。莫迪政府 2014 年执政后不久，就要求印巴观察组搬离由印政府提供的新德里办公场所，其理由是克什米尔问题纯属印巴双边问题，因此联合国不应在其中置喙；并屡次对联合国关于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涉嫌侵犯人权的报道表达愤怒之情。^[2]2020 年 12 月，印军涉嫌向在实控线巴方一侧执行任务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车辆开火。

印方关于印巴观察组“毫无作用”的立场遭到巴基斯坦拒绝，也未获得联合国支持，后者表示该机制只能由安理会决定终止，“在没有这种协议的情况下，将一直保持 1971 年 12 月停火后建立的安排不变”。^[3]

（三）维和能力短板时有暴露，对维和的财力支持亟待加强

印度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中东、非洲等地的维和行动，但也暴露出自身维和能力的缺陷，如装备故障率较高，态势感知、情报获取与快速反应能力较弱等。

1. 维和装备水平亟待提升。长期以来，国防工业能力不足对印度的强军梦想构成明显制约，其中包括维和能力。印度维和部队的一些装备性能不佳、故障频发，有时难以通过联合国的装备核查。据印媒报道，由于印

[1] 该维和行动创建于 1949 年 1 月，最初授权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监督印巴停火，根据安理会 1971 年第 307 号决议的授权，印巴观察组在查谟—克什米尔观察并报告这两个南亚邻国之间沿控制线和工作边界以及两侧违反停火的情况，并报告可能导致违反停火协议的事态发展。参见 UN, “Mission of UNMOGIP,” <https://unmogip.unmissions.org/mission>。

[2] Abhijnan Rej, “India, Africa and the Future of Peacekeeping,” May 28, 2019, <https://www.africaportal.org/features/india-africa-and-future-peacekeeping-part-i/>.

[3] Anwar Iqbal, “UN Confirms Attack on Its Vehicle in Kashmir,” December 20, 2020, <https://www.dawn.com/news/1596767>.

度驻刚果（金）、南苏丹的维和部队未按照联合国与印度之间的协议规定列装部分装备，且部分装备损坏严重，联合国在 2014—2016 年间共削减印度的维和偿还款约 33.8 亿卢比（约合 0.48 亿美元），以此强调装备对维和任务的重要性。^[1]

2. 维和任务日趋严峻，印方维和有心无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东、非洲的一些维和任务区，非国家行为体对维和人员的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印度维和人员遭极端组织扣押或在暴力骚乱中丧生的事件均有发生。印度维和部队曾因难以执行艰巨的保护平民任务而饱受批评，以至于刚果（金）政府一度要求其撤离。典型案例是 2008 年 11 月在刚果（金）东部地区基万贾镇发生的屠杀案，约有 150 名平民遭叛乱组织屠戮，而邻近的印度维和部队却未能发挥有效的保护作用。^[2]有学者认为，印度维和部队之所以在刚果（金）、南苏丹等地的突发冲突中表现不佳，与其军事经验不足有关。印军在国内外反叛乱实践中积累的减少激烈对抗、避免部队伤亡的本土经验有时与非洲对强力维和的需求不相匹配，使得印军在紧急情势下需要使用武力来保护平民时反应迟缓。^[3]

3. 部分印方维和人员行为失当。少数印度维和人员明显违反了联合国的行为准则和纪律要求。如驻刚果（金）北基伍省的印度维和部队曾被指控存在多种不当行为，并遭到联合国相关部门的调查。2008 年初，调查人员列举出对该地维和人员在 2005 年底至 2007 年 10 月期间不当行为的 44 项指控，并收集到大量犯罪证据，包括走私黄金、性剥削和虐待当地妇女、

[1] 宋文君、谭利娅：《印度维和部队装备“偷工减料”，联合国削减其 33.8 亿卢比经费》，环球网，2016 年 9 月 22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mJXKMr>。

[2] The New York Times, “A Massacre in Congo, Despite Nearby Support,” December 11, 2008, https://www.nytimes.com/slideshow/2008/12/11/world/20081211CONGO_index.html.

[3] Sukanya Podder & Kaushik Roy, “Use of force to protect civilians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Military cultur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roop reticence,” *Civil Wars*, September 13, 202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3698249.2022.2119506>.

与反政府民兵进行情报交换及武器交易、非法拘留当地平民以及非法使用设备和资源等。虽然其他国家维和部队也有涉及，但大多数指控针对印方人员，联刚特派团也因此受到刚果（金）政府及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1]此后，仍有关于少数印度维和人员涉嫌在任务区存在性剥削或不当行为的报道。^[2]

4. 对维和行动的财政支持不足。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近年来更缺乏的是财政支持。在这方面，印度的支持非常有限，与其经济总量及大国诉求形成明显反差。以 2020—2021 财年为例，联合国维和的前十大摊款国为美国（27.89%）、中国（15.21%）、日本（8.56%）、德国（6.09%）、英国（5.79%）、法国（5.61%）、意大利（3.30%）、俄罗斯（3.04%）、加拿大（2.73%）和韩国（2.26%），联合国安理会“五常”的资助均处于 A 级。相比之下，印度摊款占比虽从 2018 年的 0.147% 提升为 0.167%，但总量和平均值仍较低，其资助水平与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同处于 I 级，而在其之前的 A 级至 H 级国家总计有 67 个。^[3]一些国家呼吁，印度等渴望“入常”的新兴大国，应该为维和行动提供更多的长期财政支持。

对此，印度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为由，婉拒提供更多的财政资源。^[4]

[1] Zachariah Mampilly, “Shifts in Global Power and UN Peacekeeping Performance: India’s Rise and Its Impact on Civilian Protection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117, No.467, 2018, pp.182–183.

[2] Frank van Rooyen, “Blue Helmets for Africa: India’s Peacekeeping in Africa,”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No. 60, May 2010, <https://saiia.org.za/research/blue-helmets-for-africa-indias-peacekeeping-in-africa/>; India TV News Desk, “Army Punishes 2 of Its Soldiers for Sexual Misconduct in UN Missions,” June 29, 2015, <https://www.indiatvnews.com/news/india/army-punishes-2-of-its-soldiers-sexual-misconduct-in-un-missions-52147.html>15.

[3] UN General Assembly,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55/235 and 55/236,” December 24, 2018,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461/91/PDF/N1846191.pdf?OpenElement>.

[4] Cedric de Coning, Meteja Peter,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59.

不仅如此，由于近年来联合国维和经费趋于紧张，有时无法及时对印度等国的维和人员和装备进行财政偿还，也引发印方不满。印度驻联合国机构人员表示：“这些拖欠和经常性偿还延迟已使出兵国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事实资助者。这是非自愿的，超出了许多出兵国的支付能力。”^[1]

结 语

迄今为止，印度通过持续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获得了较多正向收益，包括提高政治声望、发展军事能力、扩展外交合作等。虽然获得一定的国际认可，但印度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也表现出诸多局限性，需要印度正视并妥善处理。有些问题是显性的，比如印度维和能力存在短板，正承受更严峻维和环境的考验；有些问题则是隐性的，比如印度不断显露的利己主义取向和根深蒂固的地区霸权理念，导致其与联合国及相关方出现明显分歧。这些问题短期内虽不至于影响印度对于维和行动的实质性参与，但若长期无法得到妥善处理，不仅其参与维和行动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可能产生某些适得其反的负面效应，比如引发其他国家对印度维和理念、动机及能力的质疑等。

印度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表现出的局限性，与其在后冷战时期对维和行动日益明显的政治操弄密切相关。冷战时期，印度作为实力有限的中等大国，主要冀望通过参与维和，强化其不结盟主张以及对自身超然于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坚守政治中立的立场。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促使其世界大国雄心勃兴，但其自我定位与所获国际认可度并不相称。因

[1] PTI, “India Voices Concern over Delays in Reimbursement to UN Peacekeeping Contributing Countries,” May 18, 2019, <https://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india-voices-concern-over-delays-in-reimbursement-to-un-peacekeeping-contributing-countries-2750365>.

此，印度寻求世界大国地位的雄心赋予其在国际体系中某种修正主义角色。而在全球体系层面，联合国维和是印度曝光度较高也颇为自得的领域之一，于是它试图通过操纵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来彰显自身大国地位。此举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难掩其强烈的利己主义取向和地区霸权理念，印度有时甚至还以态度激烈的挑战者形象出现。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伴随印度推行领导型大国外交的步伐，印度将保持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2021年，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维和”将继续在印度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愿景中发挥关键作用，而让联合国维和行动变得更透明、更具指向性和更专业化是该愿景的核心。^[1]有学者指出，“在美国撤回对联合国支持的背景下，如果联合国要维持其全球治理功能，印度和其他多边世界秩序的捍卫者将变得日益重要”。^[2]而伴随印度力量的进一步增长，印度在联合国维和中的挑战者角色也将进一步凸显，尤其是围绕联合国维和行动决策机制的改革问题。

印度虽然极力倡导维和行动决策机制的改革，但在维和实践中却长期维系自身以大规模人力参与为主的模式。而在未来联合国的维和改革中，印度的参与模式恐难以长期维系。一方面，由于2020—2022年的新冠疫情以及2022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全球经济前景趋于暗淡，不少维和东道

[1]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Remarks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pen Debate on Technology & Peacekeeping,” August 18, 2021, <https://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4192/Remarks+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at+the+UN+Security+Council+Open+Debate+on+Technology++Peacekeeping>.

[2] Lara Klosssek, “Is India a neglected partner? UN Peacekeeping in a changing world,” December 2022, <https://globalindia.eu/is-india-a-neglected-partner-un-peacekeeping-in-a-changing-world/#:~:text=While%20the%20fact%20that%20the%20visit%20happened%20does,Keeping%20is%20finding%20growing%20recognition%20within%20the%20UN>.

国的经济民生凋敝，政治解决进程陷入停滞，维和环境趋于恶化；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舞台上大国竞争的回归，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削弱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政治和经费支持上均承受更大压力。面对困境，联合国维和改革正在加速进行，重要方向之一就是逐步压缩大型维和特派团规模，提升维和行动的灵活性和有效性，维和人员数量已从 2015 年的 10.78 万余人降至 2020 年的约 8.18 万人，此后将保持相对稳定。^[1]未来，联合国维和将更注重推动政治解决进程而非以直接军事方式参与，维和军警部署的进一步缩减似难避免。故而，印度要想树立领导型大国形象，需要在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领域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考虑维和的精兵之路和有利的财政支持，而非单纯的人员数量贡献。

【收稿日期：2023 年 4 月 27 日】

【修回日期：2023 年 5 月 20 日】

（责任编辑：邢嫣）

[1] Han Dorussen, “UN: political missions are gradually replacing peacekeeping,” September 16, 2020, <https://www.essex.ac.uk/blog/posts/2020/09/16/un-political-missions-are-gradually-replacing-peacekeeping-why-thats-dangerous>.